

花言峭语

十面埋伏之中，规矩是最后的依傍

陈佩斯的电影作品《戏台》正式上映前，我的朋友圈已经一片叫好，于是就在上映的第一天去电影院看了。在我看来，《戏台》有优点有遗憾，而且是非常大的遗憾，这二者都来自同一个原因。

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陈佩斯是著名演员，却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生命样本。他二十四五岁时，凭借电影《瞧这一家子》《法庭内外》成名。随后，电视时代到来，他又凭借一系列小品，成为国民明星。八十年代后半段，他主演的一系列京味喜剧电影，《二子开店》《京都球侠》等等，都是口碑和票房双丰收的作品。

但九十年代他担任导演拍摄的一系列作品，却没能再现八十年代的盛景。1998年，他离开“春晚”舞台，也结束了自己的电影公司，此后，就是一段轰动全国的版权官司。后来和他有关的消息，多数是传闻。

在陈晓楠2021年的访谈节目《我的青铜时代》里，陈佩斯讲述了他这些年的经历，也澄清了最著名的“封杀”传言。他说，他虽然在父亲陈强的影响下，走上喜剧之路，但从1985年开始，他就觉得，对于喜剧演员来说，喜剧是一件残酷的事。他举了一个例子，在拍摄喜剧电影的时候，演员脚踩到带刺的蒺藜，围观的群众却哈哈大笑，他对喜剧有了新的认识。到了1990年代以后，创作氛围也变了，各种晚会的剧组也没有以前那么轻松了，他就决定暂时退出舞台。三年后，开始做戏剧。

但在采访中，他也透露，他在1985年就成

立了自己的影视公司，拍电影都要靠自己筹资，他每年的生活，就分为两部分，半年拍片卖片，半年准备春晚。1990年代以后的影视低潮，以及一系列不够卖座的电影，在经济上对他的影响应该也很大。这或许也是他做出出清决定的真正原因。别人以为他会“意难平”，但他却觉得“上天对我太厚爱了”。

对于创作者来说，所有的经历都不会没有后果，这些经历，都以各种方式，凝结在了他的戏剧作品里，也包括舞台剧版的《戏台》里。这部戏到2021年时，已经演出了三百多场，无数场演出，已经帮助他们打磨好了所有的细节，变成电影，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

《戏台》的故事，非常结实，有非常多的隐喻，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代隐喻，艺术家和神秘的天命，和时代、和观众关系的隐喻，以及《霸王别姬》这出戏中人物命运，和时代之间的关系的隐喻，凡此种种，都汇集在了一个晚上，借助异常为了“活命”而展开的演出，找到了爆发点。陈佩斯、黄渤、姜武、尹正、杨皓宇、陈大愚、余少群的演出，也都非常精彩。

陈佩斯在《我的青铜时代》里，说起戏剧的缘起时说的那段话，那段戏剧演出者在远古时代是祭司身份的表述，在《戏台》里也得到了再现，无论什么时代，戏不能停，无论是枪响了，还是人死了，戏不能停，所谓“戏比天大”，所谓“演出不能停”，和敬业无关，和观众和创作者之间用买票建立的契约无关，演出是演给鬼神看的，

一旦启动，就不能停。

台上下所有人，其实也都不过是演员，匆匆来去，各有投射，各有任务，身不由己，因为是演给上天，演给鬼神看的，这才是“戏台”两个字的真谛。

为了展现这层秘密的意思，《戏台》给出了一个表面上的解释：“规矩”。京戏班里有种种规矩，细致到每个环节，每一步每一个眼神，京城里有种种规矩，人和人之间有种种规矩，但规矩是属于一个秩序井然的世界，或者一个秩序井然的幻觉的，而秩序终归会被打乱，直到天崩地裂，万事万物出清，秩序重新建起，规矩重获生机。规矩是人在这个十面埋伏的世界上的一点依傍。

《戏台》就好在这里，但也坏在这里。建立在规矩上的创作，有它不自信的部分，这部分就要靠加料来缓解，《戏台》里对“女性”和“女性气质”的描摹，以及思聪这条故事线，都属于加料的部分，让人如鲠在喉。其实，去掉思聪这条线，这个故事依然成立，甚至更精粹干练，《戏台》却留下了这部分，因为，让想象中的观众高兴，是更隐秘的规矩，至于想象中的观众什么样，靠创作者的评估，也靠现场演出，《戏台》在这个时候，给出了他们对观众的想象力，以及对观众的评估。这个评估吧，其实不是单向的，是来自真实的现场的。

这才是演员这个身份最残酷的地方，和这比起来，脚踩在刺蒺藜上，都不算什么。

韩松落 作家



情人看剑

合唱团里的聚散少年

纪录片《风起前的蒲公英》日前从影院转战流媒体平台，在暑期档作品的豆瓣评分里仅次于《罗小黑战记2》。一部记录进城务工者子女校园生活的影片，似乎不太有商业卖相，却以一个校园合唱团的聚散经历打动人心。童声天籁与现实困境交织出一支时代摇滚蓝曲，轻轻柔柔，也是强作欢颜，其底色仍带有驱之难散的一股忧伤。

这忧伤从何处而来？片名便是一把钥匙，蒲公英盛放时固然可可爱爱，一旦大风吹拂，所有种子就会随风飘散。蒲公英的花语向来有多重寓意，比如国产电影《巴山夜雨》中的童谣所唱，“我是一颗蒲公英的种子，谁也不知道我的快乐和悲伤”，就是说小人物身难由己的命运，也不无落地生根的些许旷达。风起前的蒲公英，显然带有留住美好之意，只是世间好物不坚牢，大风将至未至之时，就有了离别的哀愁。

蒲公英又是片中学校的名字。蒲公英中学创立于2005年，是北京第一所经政府批准的专门为农民工子女创办的中学。因为来了一位音乐老师袁小燕，一个合唱团应运而生。据说影片摄制团队驻扎学校将近两年，录制素材长达800小时，如何讲好这个故事，很是考验功力。现在来看，主创是以一片悲悯之心来组织一场场别离。这悲悯不是自上而下的俯瞰，而是贴身端详，陪伴成长；是既承认众生皆苦、命运无常，也不耽误在崎岖中寻找片刻阳光。出现在片中的四个学生主角，性格、天赋、家境各有不同，但其命运轨迹又交汇一处，被摄像头温柔抚摸，最后化为同一种青春表情，既有灼灼光芒，又有少年老成的欲语还休。

人在少年时，多是喜聚不喜散，然而背井离乡、转学升学，乃至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都会让他们初识愁滋味。甚至还因为男生青春期变声太快，合唱团不得不逐出最后一名男生，改组为纯女团。那男孩死皮赖脸跑去旁听，然而已是局外人，合唱团内再无他一席之地，各种微妙情绪被忠实记录：尴尬、不安、委屈，时而以窃笑掩饰情绪，间或左顾右盼，最后灰溜溜地窜出教室。合唱团迎来送往是常事，这常事又因为有歌声铺垫作背景音，便显出别样的人生况味，连欢乐的歌也成了一种以乐景写哀的反衬。但音乐始终是他们平凡人生的营养素、安慰剂与庇护所，主题曲里所唱，“歌声熨平我人生的感慨”，就是说我有歌一曲，足以慰风尘。周杰伦过去常说的，“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朴素的真理与愿景也在影片里再度印证。

仅有离别，容易滑向感伤主义，更何况孩子们都将面临升学与生存的压力，这样的桃花源终将失去，这是看了开头就已预知的结局。谁又能给出解决之道，电影只能陪他们长叹一口气，或者为他们出一口气，影片后面越来越多这样的段落，多少显出憋屈、无奈、酸楚等意难平，不再遮遮掩掩。比如合唱团参与慈善晚宴演出，台上下下不啻于两个次元世界，犹如科幻小说《北京折叠》之现实版；被请去唱《北京欢迎你》，工作人员嫌他们水平不够、仪态不佳，训诫道，“我们是欢迎客人来北京”，最后选择假唱——其间讽刺意味几乎是摆在明面上了。

回头再看音乐教室门上的“作乐崇德”四个大字，说的是通过音乐来弘扬道德，再对照学校墙上另外一幅标语，“笑破不笑补，哭辱不哭穷”，让人顿觉百味杂陈。

长风新 媒体人

上海文艺评论
专项基金

特约刊登

钱德勒 媒体人

钱眼识人

花漾少女的涅槃

在今年暑期档的竞争中，《花漾少女杀人事件》是唯一的女性主义作品，尽管票房成绩堪忧，但它的故事以及演员们的优秀表现似乎已经在看过的观众们心中留下漂亮的弧线，就像冰刀划过一样，冷冽又爽快。

我必须承认，在看的时候开始想到它可能“隐藏”的文本，并试图寻找出这些信息的来源。电影的故事并不复杂，一个进入青春期并遭遇发育压力的花滑运动员江宁遭遇到最大“劲敌”，臆想中的天才女孩钟灵，而她们之间的“链接点”就是江宁的教练，也是母亲王霜。王霜和江宁都是倔强的职业运动员，为了比赛成绩几乎牺牲了一个女性正常的成长顺序。

江宁在夜店邂逅的男孩子并有所好感的过程是冲动的，像是一种情绪的宣泄。王霜在片尾说她其实知道自己没有办法突破，突然成为母亲，隐藏的故事就是江宁复刻的，一次久违的青春冲动，动机原不过是寻找一个理由，掩盖自己在冰场上的挫败感，从而有理由终止靠自己无法停止的内卷，青春的解药就是提早终结青春。与其说江宁臆想出女孩钟灵，从而

形成对照组关系，不如说真正、真实的镜像关系是母女，女儿比母亲更压抑的地方在于她最终选择忽略自己青春期的身心需求，电影中她对发育问题如临大敌，是真心想赢的。对于这一点的理解可以很多元，观众能够同情，但从某个角度来说，你又可以把它戏剧性地体现了一个女性倘若要想在现实社会里获得价值感，所需要付出的牺牲包括自己的性别特点，有一点必须强调这种牺牲是主动选择的。

关于此片的评论中，有一条是频繁出现的，那就是认为它与娜塔莉·波曼出演的《黑天鹅》神似。为此，我又将多年前看过的它翻出来重温。不得不承认，“花漾”中除了幻视、分身、母女等大的框架中都有借鉴的可能性，甚至个别细节应该说就是致敬了，比如开头给受伤脚趾头的特写，母亲都请女儿吃蛋糕，像是一种安慰、犒劳甚至甜蜜的控制等等。但两部影片又有赫然可见的本质区别，国产片是很纯粹的，花滑就是花滑，但是在“黑天鹅”里几乎所有的芭蕾舞戏都是亲密戏的演绎，动作、情绪等等。

早闻狄声

天生明星

天生的电影明星，大概说的是布拉德·皮特。《F1：狂飙赛车》乍看是老派的好莱坞故事，没想到戏外照进现实——前有老将霍肯伯格在今年F1英国大奖赛的成功登台，证明赛场上的“逆天改命”绝非凭空想象；后有越来越多人感慨62岁的布拉德·皮特魅力不减当年，一代性感男星，老了依然荷尔蒙爆炸，那些看来可能“油腻”的戏份放在他身上意外成了刚刚好。

回想起来似乎也不意外。

十几岁时第一次看《燃情岁月》，几乎是一瞬间理解了何谓天之骄子、性情中人：明明三兄弟中最狂野不羁的一个，但人人都爱崔斯坦。原野辽阔，他策马而过，连“自由”二字变得具体、形象。很多年以后再看，惊觉除了那张英俊而干净的脸，观众和苏珊娜一起爱上的还有那份寻常人无力追寻的纯粹——本性善良的崔斯坦有着强势的决绝，再多痛苦悲哀，他都自有燃烧生命的勇气。生死爱恨又如何，不肯平静的灵魂永远在路上。

某种程度上说，看皮特的电影，确实常常大脑跟着审美走——往往是先爱上他的脸，再回味角色的细节，甚至要到很久以后，才发现他几乎没有什么值得避雷的“烂片清单”。

就好像《七宗罪》，明明全程看得头皮发麻，最后还是硬生生被电影里暴躁的年轻警察的眼泪迷住，明知不可能为依然扣动扳机的绝望，比那些匪夷所思的犯罪奇观更长久地留在了记忆里。

又或者是和汤姆·克鲁斯同台的《夜访吸血鬼》，妖冶的造型乍看并不适应，吸血鬼之间的恨海情天也多少难断是非，但偏偏还是觉得颓丧的路易如此迷人——越被动越痛苦，越挣扎越无从自洽。

更不要提开启了与朱莉、安妮斯顿情感大戏的《史密斯夫妇》，哪怕多年后“皮朱”也成了明日黄花，按捺不住的情感火花还是原原本本地电影里撩动观众的心弦。

但或许是不愿意被容貌束缚了演技，皮特也演过许多看来另类的角色——《十二猴子》的

精神病人，《无耻混蛋》的嗜杀军人，又或是《子弹列车》意外缠身的倒霉杀手，还有给《好莱坞往事》里给“小李子”当配角的替身助手……

别说，这招真的有用，至少在钻进F1赛车之前，许多人都忘了他作为性感男星的另一面。再加上转型制片人，皮特一手打造了《月光男孩》《巴比伦》《混沌少年时》等高口碑作品，再次证明了好审美与好品味也可以是中年男人的最强医美。

回头看《F1：狂飙赛车》首映花絮，汤姆·克鲁斯亮相捧场，和皮特来了个时隔二十多年的拥抱，又唏嘘又敬佩：谁能想到这两个顶着美貌光环出征好莱坞的男人，一个用高空扒飞机、玩跳伞的拼劲打造了影史上最不容忽视的系列电影，一个以多变的角色和精准的眼光让一代代影迷重复地爱上他……天生的魅力之外，一身拼劲与绝顶聪明，回味无穷。

曾原狄 媒体人

